

學

林

學

學林卷七

柳子厚非國語

宋不律王

觀

國

撰

國語曰宣王不藉千畝富辰諫柳子厚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節也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觀國按禮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粢盛衣服皆備然後可以享宗廟蓋王者身致其誠以盡孝道舉此以率天下皆知勸于耕勸于蠶其意若曰

思天下匹夫匹婦有惰于耕而受其飢者有惰于蠶而受其寒者今我以天子之尊且不敢忘耕事也我親率之冀天下皆知勸于耕而民無受其飢者矣以王后之尊且不敢忘蠶事也我親率之冀天下皆知勸于蠶而民無受其寒者矣亦猶聖人躬儉以率天下也聖人豈能必天下之不爲侈靡哉吾示之以儉則天下觀而化庶幾侈靡之習可革也然則王者親耕藉實爲政之大者至于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此亦爲政之不可缺者豈爲耕藉而遂廢之

哉若夫不能時使而奪民之力不能節用而殫民之財以至有無之不通鄉閭之不和是人君失政治之道非藉千畝之過也若曰藉千畝者徒舉也非實惠也則向所謂躬儉者亦徒舉耶

國語曰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柳子厚非曰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譏譏者又足記耶觀國按太子晉諫語文而辨實可嘉秦漢以來文士未能多過非譏譏之徒也

國語曰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柳子厚非曰山川

者特天地之物也陰陽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時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鬪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觀國竊謂天地之有山川猶人之有支體血氣也天地陰陽之氣不和則有山崩水竭之災一人之身陰陽之氣不和則變而爲疾聖人與天地同體懼陰陽之氣不和則爲災爲疾夫爲災爲疾者變也故春秋書沙鹿崩梁山崩者記變也左氏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纒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意謂王者不能修德以召和

而變見焉則國有亡之道也

國語曰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云云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柳子厚非曰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觀國按單穆公云可後之者其必時未宜用大錢也先之而召災者其必時未宜用而亟用之則法有不當于民之心者也法不當于民之心則亂之招也豈惟災而已耶

國語曰獻公卜伐驪戎柳子厚非曰卜者聖人用以馭陋民也非常用而取信焉雖勿用之勿信之可也觀國

按聖人干卜筮有所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其妙至于窮神知化非但毆陋民而已也

國語曰獻公問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柳子厚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觀國按詩書有曰古人有言有曰夏諺有曰周諺此皆與童謠一體蓋皆君子之言也特假曰古人曰夏諺曰周諺曰童謠耳故詩三百率多婦人女子小夫賤者之所爲苟其言有理而不悖于道雖童謠何傷焉

國語曰晉饑公問于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柳子厚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也聖人獨救饑也耶其言則遠矣觀國按箕鄭所對蓋出于孔子所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乃推本而言之也以謂晉君苟信素著于民則饑不足患耳若曰發廩以濟之告糴于隣國此有司之常典非所以答晉君之問也

國語曰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柳子厚非曰耳之于聲也猶口之于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觀國按聲音與政通故詩有所謂治世之音亂世之音亡

國之音以其雅鄭異也正聲雅而鄭聲淫治世之音正聲也亂世亡國之音淫聲也平公說新聲者捨正聲而說淫聲則將溺于亂世亡國之音而政其頽矣師曠知音者也因以發諷曰公室其將卑乎禮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樂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

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為人君者慎其所好惡而已矣由此觀之則師曠之言不爲過也書曰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夫口耳之習不慎而至于亡國喪家者有之固不特公室卑而已也

古賦題

司馬相如子虛賦中雖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貫通一意皆子虛賦也未嘗有上林賦而昭明太子編文選乃析其半自亡是公听然而笑爲始以爲上林賦誤矣蓋相

如以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故空藉此三人爲因以諷諫奏之其賦曰楚使子虛使于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其末曰二子愀然改容趨若自失逡巡避席曰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此子虛賦始終一意不可析其半以爲上林賦則意遂中絕不可讀矣班固作兩都賦序曰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賦始曰有西都賓問于東都主人中曰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末曰主人之辭末終西都

賓矍然失容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此首尾貫一賦也其名爲兩都賦而其序亦曰兩都賦序可以見也昭明太子乃析而爲西都賦東都賦誤矣昭明太子自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析而爲東都賦然其文與上句相連不可析也後漢張衡傳曰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後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以諷諫其賦始曰有憑虛公子者學乎舊史氏言于安處先生中曰安處先生似不能言者筦爾而笑末曰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此賦首尾貫通

亦一賦也衡自謂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蓋與班固兩都一體通為一賦昭明太子亦析而為西京賦東京賦亦誤矣昭明太子自安處先生似不能言析而為東京賦然其文亦與上句相連亦不可析也左思作三都賦序曰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蓋亦擬張衡二京而為三都賦其賦始曰有西蜀公子者言于東吳王孫中曰東吳王孫驥然而怡終魏國先生有睥其容而其末曰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矐焉相顧快墨而謝此賦首尾貫通亦一賦也其名為三都賦序昭明太子析而為

蜀都吳都魏都三賦亦誤矣三都其文上下相連不可析也析之則意亦中絕不可讀矣惟張衡南都賦別是一賦夫賦題者綱領也綱領正則文意通昭明太子何為其多析也

### 古賦序

傅武仲舞賦宋玉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本皆無序梁昭明太子編文選各析其賦首一段為序此四賦皆託楚襄王答問之語蓋借意也故皆有唯唯之文昭明誤認唯唯之文為賦序遂析其辭觀國按司馬長



卿子虛賦託烏有先生亡是公爲言揚子雲長楊賦託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爲言二賦皆有唯唯之文是以知傅武仲宋玉四賦本皆無序昭明太子因其賦皆有唯唯之文遂誤析爲序也揚子雲羽獵賦首有二序五臣注文選曰賦有兩序一者史臣一者雄序詳其文第一序乃雄序也第二序非序乃雄賦也賦中用頌曰二字不害于義昭明析頌曰爲一段乃見其有二序蓋誤析之也馬融長笛賦首尾兩處有辭曰字潘安仁藉田賦末有頌曰字潘安仁笙賦張平子思元賦鮑明遠蕪城

賦謝希逸月賦其末皆有歌曰字王文考魯靈光賦班孟堅幽通賦王子淵洞簫賦顏延年赭白馬賦其末皆有亂曰字謝惠連雪賦嵇叔夜琴賦既有歌曰字又有亂曰字由此觀之則羽獵賦有頌曰字乃賦也非序也亦豈有一賦而兩序耶又文選載揚子雲解嘲有序揚子雲甘泉賦有序賈誼鵬鳥賦有序禰正平鸚鵡賦有序司馬長卿長門賦有序漢武帝秋風辭有序劉子駿移書責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辭也昭明摘史辭以爲序誤也

三都賦序

左太沖三都賦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攷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于辭則易爲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徵觀國按司馬相如賦言上林之盛曰于是乎盧橘夏熟黃柑橙棗枇杷檮柿亭奈厚朴棗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菓棗荅還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蓋橘橙枇杷楊梅荔枝皆南方之物非西北所產

然而上林者天子之宮苑四海之嘉木珍果皆能移植于其中不但本土所生者而已又賦之所言奇禽異獸明珠香草天臺仙樂青琴處妃之類亦非上林之所產有以見上林之富麗四方之物畢致也而左太沖責以盧橘夏熟生非其壤亦過矣揚雄甘泉賦曰翠玉木之青葱顏師古注前漢書曰玉木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非謂自然生之蓋玉木者猶金蓮玉藥之義以金玉爲之以象生物也左太沖意謂真有玉木玉木非秦中所產則誤矣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鄠上

黍比里承所以爲盛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  
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蓋王者登封告成則四  
海珍異之物畢萃焉以言其感格之所致也班固西都  
賦曰招白鷗下雙鵠投文竿出比目此言西都之盛四  
海珍異之物畢萃而魚鳥之飛潛有不召而致者皆可  
以弋釣而得之所以甚言西都文物之富盛無所不有  
亦如封禪之致庶物也左太冲意謂東海比目之魚西  
都不應有焉然班固之意則有在也張衡西京賦曰海  
若游于元渚鯨魚失流而蹉跎五臣注文選曰海若海

神也按前漢郊祀志曰武帝好神仙李少君言海中蓬  
萊仙可見之帝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拜齊  
少翁爲文成將軍拜樂大爲五利將軍拜公孫卿爲郎  
于是作飛廉桂館益壽延壽館通天臺治泰液池有蓬  
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僊之宅龜魚之屬以俟神  
人而張衡西京賦亦言泰液漸臺瀛洲方丈蓬萊神僊  
靈芝僊掌與夫少君樂大之事而曰海若游于元渚者  
蓋述武帝好神僊而于海上候神人不致故卽甘泉建  
章作臺池僊館以象海上僊家之境則必有海若來游

實賦于元者故雖鯨魚之大亦蹉跎而駭伏矣賦言海  
若來游實賦之意當如此也左太沖謂棧之神物則出  
非其所亦過矣潘岳閑居賦曰長楊芳枳游鱗菡萏張  
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棗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  
之李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桃梅  
杏郁棣葱韭蒜芋青筍紫薑薑薺蓼芡囊荷時藿綠葵  
白薤蓋岳退居洛渙而作此賦自言其臺池果茹之多  
如此非皆洛中土產之物也而況上林甘泉西都東都  
皆王者居處遊燕之地四海九州珍異之物無不畢聚

是宜賦者之所夸美而太沖獨責以假稱珍怪虛而無  
徵則誤矣又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玉女闕窓而下視  
嵇康琴賦曰天吳踴躍于重淵張衡思元賦曰戴玉女  
而召處妃馬融長笛賦曰仰駟馬而舞元鶴孫綽遊天  
台山賦曰八桂森挺以凌霜司馬相如長門賦曰桂木  
交孔雀集張華鷓鴣賦曰海鳥爰鷓避風而至可如左  
太沖所責則若此之類皆爲假稱珍怪虛而無徵矣蓋  
亦觀其意之所主如何耳若但責其辭而遺其意固不  
可也

甘泉賦

前漢揚雄傳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  
璠顏師古注曰馬犀者馬腦及犀角也以此二種飾殿  
之壁文選甘泉賦曰璧馬犀之璘璠五臣注曰武帝植  
玉木于此宮以碧爲葉青葱色又作碧馬犀牛等物爲  
飾觀國按書作璧馬犀文選作璧馬犀蓋璧壁二字其  
義迥不同故注釋者亦隨其字之義而訓之在漢書則  
訓爲殿壁在文選則訓爲璧玉因以不同也前漢藝文  
志有揚雄賦十二篇雄有文名當時傳雄之賦者帙不

一故其用字不能無訛至班固作史蕭統編文選各以  
其所得雄賦而集錄之故其賦用字有不同今讀其賦  
曰仰橋百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宏敞兮  
指東西之漫漫徒回回以皇皇兮魂魄眇眇而昏亂據  
軫軒而周流兮忽軼圯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  
犀之璘璠金人仡仡其承鐘簴兮嵌巖巖其龍鱗凡此  
賦句皆以下句釋上句則璧馬犀爲璧玉之璧其上下  
文句通矣其曰據軫軒而周流兮忽軼圯而亡垠然後  
言玉木金人者蓋謂依欄檻而四顧見廣大而無際畔

但見庭中玉木之青葱金人之巖巖耳玉木植于殿庭  
 金人捧露盤亦在殿庭此皆言望見殿庭中物不應反  
 言殿壁也賦句之義于此判矣按甘泉賦字不同者亦  
 多漢書曰不可乎疆度文選不可乎彌度漢書曰魂固  
 眇眇文選曰魂眇眇漢書曰鬼魅不能自還文選曰鬼  
 魅不能自逮漢書曰薶咲臍以棍根文選曰薶咲臍以  
 棍批漢書曰惟弼環其拂汨兮王爾投其鈎繩文選曰  
 惟首弼環其拂汨兮王爾投其鈎繩漢書曰鸞鳳紛其  
 御蕤文選曰鸞鳳紛其銜蕤漢書曰玉女無所眺其清

盧兮文選曰玉女亡所眺其清曠兮漢書曰隆厥福兮  
 文選曰降厥福兮此一賦也而漢書文選用字不同如  
 此然他皆可以假意而讀惟壁壁不可假意通用而注  
 釋者又各異固不可不辨也

四愁詩序

文選張衡四愁詩序曰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  
 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  
 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奸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  
 吏收捕盡服禽諸豪俠游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

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  
觀國詳此序非衡所作也豈有爲相而斥言國王驕奢  
不遵法度又自稱下車治威嚴郡中大治者按後漢張  
衡傳曰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後遷侍中永和初出  
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其爲不軌  
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奸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  
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年乞骸骨召拜尙書永和四年  
卒以知四愁詩序乃史辭也辭有不同者蓋撰後漢書  
者非一家後之編集衡詩文者增損之耳序言陽嘉中

出爲河間相而史言永和初出爲河間相按順帝陽嘉  
盡四年始改永和元年永和盡七年後本傳言陽嘉中  
遷侍中永和初出爲河間相永和四年卒其次第已不  
紊詩序謂陽嘉中出爲河間相者誤也五臣注文選曰  
陽嘉元年爲河間相亦誤也

閑情賦

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文集序曰白璧微瑕者惟在閑  
情一賦幸無諷諫何必搖其筆端觀國熟味此賦辭意  
宛雅傷己之不遇寄情于所願其愛君憂國之心惓惓

不忘蓋文之雄麗者也此賦每寄情于所願者若曰我願立于朝而其君不能用之是真譎諫者也昭明責以無諷諫則誤矣然則讀此賦而不知其意者以爲詠婦人耶古之言美人佳人皆以比君子賢人簡兮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注曰美人謂碩人大德周室之賢者離騷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注曰美人謂君也言恐歲暮而不早用賢也九歌曰望美人兮未來注曰美人謂湘神也以喻望君之使也張衡傳曰衡爲四愁詩依屈原以美人爲君子

以珍寶爲仁義故其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美人贈我金琅玕美人贈我貂襜褕美人贈我錦繡段江淹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文選注曰佳人謂友人也閑情賦之寄意遠矣以爲微瑕者其不見知耶

滕王閣序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曰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唐家致治之盛不能遽革其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柱分叢乃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



學本  
士無賢愚以為警絕豈非其餘習乎觀國按庾子山馬  
射賦日落霞與芝蓋齊飛野水共春旗一色王勃正仿  
此聯非摹長壽寺碑也長壽寺碑亦仿馬射賦而句格  
又弱者也

### 羅池碑

歐公跋羅池碑曰今世傳昌黎集文與碑多同惟集本  
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為步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  
無子字當以碑為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  
疑碑之誤也觀國詳羅池碑升鶴字于與字之上則句

老而格新古人有此格屈平九歌曰蕙肴烝兮蘭藉奠  
桂酒兮椒漿蕙肴烝不可以對奠桂酒而特倒其語者  
取夫句老而格新也然則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  
與飛非誤也亦當以碑為是

### 瘞鶴銘

歐公曰瘞鶴銘題云華陽貞逸撰刻于焦山之足常為  
江水所浸好事者伺水落模之祇得其數字余所得六  
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  
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

貞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爲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近世士人有論碑者曰道書陶隱居號曰華陽真逸隱居嘗在茅山修養茅山與潤州接境疑華陽真逸卽陶隱居也觀國按顏氏家訓曰學二王書之得體者有陶隱居今詳觀瘞鶴銘字王書法也歐以爲似顏魯公非也陶隱居既有華陽真逸之號而茅山又近焦隱居又善爲二王書則瘞銘與書皆隱居矣若顧況乃竊華陽真逸之號耳碑銘甚古顧況生唐之中葉距今未遠決非況銘也今世所得瘞鶴銘碑本不過二百字未嘗有六百餘字者

高氏書

歐公曰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林諤撰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集錄婦人書惟此高氏一人其書此頌與安公美政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也識者當爲辨之觀國嘗得高氏所書二碑蓋高氏學逸少書甚逼真然石壁寺碑乃行書美政碑乃楷書古之善書者楷書與行書自不相類如逸少書蘭

亭序樂毅論乃其楷而其草書見于法帖者乃大不相類其餘善書人皆如此然則高氏二碑皆高氏書也二碑皆高大想見當時建立之盛而高氏書在當時無出其右者故也豈有建碑工力如此其大而反假婦人書字以爲奇者亦建碑者所不肯爲也

柳子厚書

趙璘因話錄曰柳子厚善書當時重其書湖湘以南士人皆學其書柳氏前有公權後有子厚有此二人歐公集古錄有子厚書般舟和尚碑并南嶽彌陀和尚碑歐

公跋曰書旣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觀國嘗于南嶽山間見此子厚二碑詳觀之乃子厚南貶時書也子厚書體格雖疎靜好藏鋒類嘯筆書然在唐未可以名家故唐史及唐人文集未嘗言其善書大抵士人文章稱著則并其書亦爲世所貴重子厚嘗以文稱于朝矣及其南貶也湖湘以南士人慕其文章又學其書此古今之常態也因話錄謂柳氏有此二人蓋獎飾子厚之過耳

下文

楊文公談苑曰千字文云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其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也唐顯慶中詔不經中書門下不得稱敕敕之名始定于此觀國按梁書周興嗣傳曰武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製寺碑帝以興嗣所製自題又曰次韻王羲之千字並使興嗣爲文又曰興嗣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所製歷代賦啟興嗣助焉興嗣本傳自有敕字蓋臣下以奉敕撰文爲榮故興嗣于千字加敕字于官稱之首也古者天子諭臣下以事皆稱敕故衛夫人奉敕寫急就章梁武

帝陽七夕詩與任昉昉謝啓曰昉奉敕賜示七夕五韻又卞彬謝修卞忠正墓啓曰彬伏見宣敕修臣亡高祖忠正公壺墳塋唐高祖武德二年敕諸州進士隨方物入貢房元齡等刪武德以來敕三十餘條然則敕之名久矣非由顯慶中定也唐書顯慶詔不經中書門下不得稱敕蓋慮臣下有直取聖旨而不由中書門下以行之則大臣未嘗商確而事之利害有未公者固難以行云所以防姦邪也非定敕之名也楊文公豈不知此殆編集文公談苑者誤耳歐公集古錄曰梁書言武帝得

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今法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于羲之也觀國按法帖中所書千文百餘字皆作章草體當時叙次碑帖者誤題以爲漢章帝書其實周興嗣所次之文也以爲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于羲之則非也

李瀚蒙求

唐李瀚撰蒙求五百九十八句每句著一人每人著一事非博學不能爲此然其疵在于一人而分作二句或

三句旣曰孔明以龍又曰葛亮領廬又曰亮遺巾幘旣曰楊震關西又曰震畏四知旣曰揚雄草元又曰子雲投閣旣曰杜預建橋又曰元凱傳癖旣曰孫欽閉口又曰文寶緝柳旣曰平叔傅粉又曰何晏神伏旣曰伏波標柱又曰馬援薏苡旣曰仲宣獨步又曰王粲覆棊旣曰叔寶玉潤又曰衛玠羊車旣曰子建八斗又曰陳思七步旣曰子房取履又曰張良燒棧旣曰陶潛歸去又曰淵明把菊旣曰孔融遜果又曰孔融座滿凡此皆一人而分作二句或三句者也瀚之意固患其重複故或

用姓名或用表字或用官爵蓋嫌于同而欲異其語也  
去諸史中所載人姓名事蹟多矣每用一人爲一句不  
難也何至乃重複用之哉又其所著不皆出于經史而  
間取小說雜書如毛寶白龜糜竺收資皆出于搜神記  
壺公謫天初平起石皆出于神仙傳孫晨橐席靈輒扶  
輪皆出于類林孫鐘設瓜黃尋飛錢宋宗雞牕皆出于  
幽冥錄龐儉鑿井出于風俗通盧充幽婚出于志怪集  
張氏銅鈎出于三輔決錄王果石崖出于神怪志蓋小  
說雜書多妄誕不可取信而瀚取此與經史同列非訓

蒙之所先也

三世將

史記秦使王離擊趙客曰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  
後漢耿弇贊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觀國竊謂用兵無  
常勝亦無常敗一勝一敗乃其常理要在持守之如何  
耳若謂將三世必敗則將二世斯可已矣而三世猶將  
者是躬蹈敗亡之地也人君苟知其將已二世矣而又  
使之將者是欲置人臣于必敗而自取亡師之禍也然  
則將三世必敗決無是理也王翦爲秦將有功翦子賁

復有功翦孫離復將擊趙爲項羽所敗當是時項兵強  
離輕敵遂敗當自責也非三世將之罪也蒙騫爲秦將  
有功驚子武復將有功驚孫恬復築長城俄而二世賜  
恬死蓋恬不悟趙高之窺己貪功而及于難亦當自責  
也非三世將之罪也李信爲秦將有功信裔廣爲漢將  
有功廣孫陵復將而降匈奴陵以寡兵深入不測之地  
此收亡之道也亦當自責非三世將之罪也竇融爲光  
武將有功融猶子固復將有功融孫憲復將能空朔庭  
而獲罪自殺憲恃國戚有軍功而陵肆不軌自取禍亡

亦當自責非三世將之罪也陸遜爲吳將有功遜子抗  
復將有功遜孫機復將佐成都王穎以討亂鹿苑之敗  
機遂遇害機力小而任重難以成功亦當自責非三世  
將之罪也凡此皆將三世而敗者迹其所由皆失持守  
之道而至于敗固不可歸諸天也若夫鄧禹爲光武將  
有功禹子鴻爲和帝將有功禹孫隲爲安帝將有功二  
世不敗也耿況爲光武將有功況子弇復將有功況孫  
乘復爲顯宗將有功而況孫夔恭俱爲名將三世不敗  
也周訪爲晉元帝將有功訪子撫復將有功撫子楚復

將平禍亂三世不敗也薛仁貴為唐高宗將有功仁貴  
 子訥復將有功訥孫平復將討蔡疏封三世不敗也康  
 日知為德宗將有功日知子志睦復將有功日知孫承  
 訓復為宣宗名將三世不敗者又如此則非三世必敗  
 矣君子當勉人以持守之道而以三世為必敗非立教  
 之方也夫殺伐所以止亂也故商湯殺伐多而商興三  
 十世周武殺伐多而周興三十七世漢高帝殺伐多而  
 漢興四百年晉宣帝殺伐多而晉興一百五十年唐高  
 祖殺伐多而唐興三百年使其以殺伐為戒則桀紂秦

隋之亂何以弭之哉趙客之說王離率爾之辭也後世  
 不可援以為信

新唐書釋音

南北朝有複姓庫狄者周有少師庫狄峙北齊有宜都  
 郡王庫狄伏連古亦有獨姓庫者後漢有輔義侯庫鈞  
 古又有姓庫者音赦廣韻曰庫始夜切姓也台括有之  
 今按唐史甄權傳有魯州刺史庫狄嶽是複姓庫狄也  
 唐書釋音乃音庫為赦然則字與音兩失之矣唐書釋  
 音饒州老儒董衡所進頗為詳悉然闕字當作戶關切



乃作胡官切縮字當作烏板切乃作烏管切萃字當作蒲兵切乃作蒲萌切複字當作符逼切乃作蒲北切卅字音慣而乃音貫莪字音翹而乃音蕭劉文靜傳曰奮藝大呼從衣所謂袂也而衡注曰木相摩蓋廣韻曰欒木枝相摩也衡誤以欒爲欒矣蕭復傳曰今卮于危卮音鹽臨危之義也衡誤音卮爲都念切又注曰下也如此類甚多蓋討論之失也

言行

聖賢言行要富顧踐毋使自相矛盾唐太宗修晉書自

製晉武帝論謂惠帝可廢終使傾覆洪基然太宗不自知高宗之不君其傾覆尤甚于惠帝也太宗謂劉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然太宗不能除女武之禍其擾亂尤甚于元海也太宗對蕭瑀謂隋文帝事皆自決不任羣臣然自哂曰朕作天子常兼將相之事則與前言異矣太宗對鄧素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然自將以征高麗卒不成功則與前言異矣白樂天作策林欲官吏清廉然又謂凍餒切于身雖巢山不能固其節何其言之不類耶杜子美投贈哥舒開府翰詩曰

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又  
作潼關吏詩曰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  
慎勿學哥舒此所謂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者耶然人各  
有趣苟不悖于道則毋傷于言行邛惲拜將兵長史授  
以軍政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而班超投筆以  
歎曰當立功異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杜預爲荊州  
刻二碑一沉水中一立峴山欲示無窮而楊瑒乃曰書  
名史氏足矣若碑者徒遺後人作石耳謝靈運好山  
水尋山陟嶺必造幽峻而樂廣乃曰名教內自有樂地

王恭曰仕宦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而張翰乃曰使  
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鮑行卿曰作舍人不免  
貧而王秀之乃恐富求歸凡此其志若甚相反然不悖  
于道則于言行無傷焉若夫援伊尹放太甲之例而霍  
光因以廢昌邑終使霍氏不能善其宗援周公居攝之  
例而王莽因以篡漢終使王氏覆其宗援周公殺管蔡  
之例而唐八宗因以殺建成元吉終久不能全父子兄  
弟之譏凡此皆悖道而逆施者也可不慎哉

封禪書

史記封禪書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觀國按三皇謂太昊伏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黃帝有熊氏也然則炎帝乃神農氏也而封禪書乃分爲二人則誤矣漢高祖名邦司馬遷作史記爲諱之悉代以國字然封禪書曰五岳皆天子之邦漢文帝名恒改恒山爲常山故封禪書曰以常山爲郡然又曰至琅邪過恒山呂后名雉改雉爲野雞故封禪書曰野雞夜鳴然又曰縱遠方奇蜚禽及白

雉凡此用字不一如此何耶太史公封禪書贊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大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觀國按封禪具載祠祭事太史公當取其與禮合者而叙武帝方士之言謬悠無根至于壽宮神與人言鬪棊觸擊之類皆世俗巫覡小數虛怪不足以示後世曰三神巡海云云

引證

周禮玉府曰王齊則共食玉王荆公新義曰北齊李預嘗得食法觀國按李預乃後魏孝文帝時人其祖宗與

其子孫世爲魏人見于後魏書無在北齊者非北齊人也新義誤也鄭氏注周禮曰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王齊當食玉屑前漢郊祀志曰武帝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顏師古注曰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張衡西京賦曰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藥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言食玉屑可以延生也故李預羨古人餐玉法采而食之及其死也形不壞而無穢氣然則周禮玉府王齊共食玉則古之人君

未有不食玉者至後世其法稍不傳且後世文物愈備而食玉一事不能追古人何耶王荊公字說韃字解云國語曰毛以告全今按國語無此文惟禮記云毛者告全之物也牟字解云牟者爾雅曰牟進也今按爾雅無此文惟玉篇曰牟進也芼字解云爾雅曰芼擇也今按爾雅無此文惟鄭氏詩注曰芼擇也仔字解云爾雅曰仔肩任也今按爾雅無此文惟鄭氏詩注曰仔肩任也夫引證之誤小疵也然作成書者固不當誤

唐書馬周傳曰周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又杜甫傳曰甫嘗從李白高適過汴州酒樓酣登吹臺慷慨懷古觀國竊謂逆旅獨酌登高懷古乃人之常情若因可書之事而附見于史可也今此二傳不因可書之事而特書此者所未喻也馬周窮未遇時逆旅獨酌不知何人記此一事設當時有見周獨酌而記之者又何足記也杜甫與李白高適登吹臺懷古宜有吟詠而集所不載蓋兩傳所書皆不足書也或謂自遷固而下作史者稍倣春秋以一字示褒貶有

志乎懲惡而勸善其然乎其不然乎

六出

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五年正月朔華雪降散爲六出上悅以爲瑞觀國按雪六出古猶今也宋孝武大明五年正月朔雪六出孝武必以是日受元吉之賀因雪六出乃自喜以爲瑞道諛之臣飾此說以記之後之修史者不擇遂著于紀耳韓詩外傳曰凡草木華五出雪花獨六出今究觀草木華亦有六出者但不若五出者多耳如梔子花萱草花百合花皆六出也

琥珀

張茂先博物志云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千年化爲琥珀劉義慶世說曰桃瀋入地化爲琥珀廣雅曰琥珀生地中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初時如桃膠凝乃成元中記曰楓脂入地爲琥珀酉陽雜俎曰龍血入地爲琥珀又曰寧州沙中有細腰蜂岸別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觀國按琥珀燒之有松氣又其中有蜂蠅狀不壞當是松脂濕時蜂蠅所粘凝結入地歲久而成琥珀也茯苓亦是松根氣結成如贅疣

狀其抱根者謂之茯神初生則小歲久則大蓋琥珀茯苓自是兩物非歲久變爲琥珀也二物各有大小非必千年而後化也張茂先論物理多險怪如此其餘諸家論琥珀所生皆非也琥珀又爲虎魄字蓋假借用之唐高祖之祖名虎唐人諱虎字故唐人文字皆改虎爲武而諱琥珀爲武魄也魄又音他各切史記酈食其落魄無衣食業是也又音蒲莫切如封禪書曰旁魄四塞雲布霧散是也前漢律歷志曰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又曰粵若來三月旣死霸又曰死霸朔也生

霸望也又曰惟四月旣旁生霸又曰甲子哉生霸孟康注曰魄月質也顏師古注曰霸古魄字觀國按許慎說文魄與霸通班固好用古文字故每變其體

扇枕

後漢黃香傳不載扇枕事陶淵明作孝士傳贊曰黃香九歲失母事父竭力以致孝養暑月則扇牀枕李瀚蒙求曰黃香扇枕注蒙求者引東觀漢記曰黃香事母至孝暑月扇枕在淵明傳則云事父在東觀漢記則云事母世患無所質證觀國按後漢書黃香傳年九歲失母

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辟門下孝子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蓋本傳先云九歲失母後云年十二太守召爲門下孝子家貧盡心奉養則香猶有父在而盡心奉養也然則香爲父扇枕可知矣香本傳字文彊而東觀漢記字文孺嘗觀諸史所引東觀漢記其言亦有無倫義而不可取信者蓋當時所記多出於風傳如西京雜記李肇國史補之類未必皆可信而後之修史者往往多取而編入史中不能不招瑕也

佛教

後漢西域傳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國其人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又曰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于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漢光武子楚王英傳曰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圖齋戒祭祀章懷太子注引袁宏漢記曰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

夢得無是乎于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廣韻佛字註引牟子曰漢明帝夢神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傅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觀國竊謂人君之于天下苟有可以誘民爲善者無不舉而行之漢明帝夢金人而遣使天竺以問佛道必聞其國以好生惡殺省欲去奢爲事冀以此可以誘民爲善之一端也而溺信者乃至子太過梁武帝溺信太過故登殿受佛戒宗廟薦蔬果數幸佛寺講經捨身設齋贖身此豈人主所當爲者耶武帝冀以此銷罪惡獲福利及侯景



之叛乃憂憤不能支持則溺信無益之明驗也天下之事太過則反傷理之必至也後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至文成帝興安元年始復佛法後周武帝建德三年毀經像沙門道士並令還俗至靜帝大象二年始復佛道二教唐武宗會昌三年大毀佛寺令僧尼爲民至宣宗大中元年始復佛寺蓋太過反傷之理也南北朝崇信佛法而士人亦多有溺信者南史宋武帝大舉北侵以王元謨爲寧朔將軍及魏救至元謨夜遁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元謨

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元謨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北史元魏時盧景裕兵旣敗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當時又有負罪當死者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高王觀世音經後世奉佛法者得以此藉口曰昔人誦某經而免枷鎖自脫誦某經而臨刑刀折往往溺信流遁而不返所謂觀世音經者今具有之苟使當刑人誦之欲以免死是刻舟而求劍知其決不可也譬如李廣見石以爲伏虎而射之沒

矢若效李廣而射石則殆矣南朝梁遣王固聘魏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此乃咒詛小數今世巫覡皆能之就使佛法中亦有此咒固不足怪也唐高祖時傅奕上疏極詆浮圖法高祖下奕議于有司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于事親終于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繼體悖所親瑀非空桑所出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爲此人設矣唐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言五

帝三王皆壽百餘歲此時佛法未至中國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梁武帝捨身施佛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乃貶湖州刺史觀國竊謂蕭瑀云地獄正爲是人設此閻閻猥語非大臣所當言韓愈言太剴切乃未信之諫也耶范蔚宗西域論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

法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觀國竊謂苟可以誘民爲善而毋溺信太過又何傷乎范蔚宗之論頗通

攝提

前漢天文志曰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兩傍各有三星鼎足向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觀國按天文志所言攝提乃攝提星也史記歷書曰孟陬殄滅攝提無記裴駙注曰攝提星乃隨斗杓所指建十二

月前漢律歷志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孟康注曰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當指辰而乃指巳是謂失方凡此言攝提皆謂攝提星也爾雅曰正月爲陬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蓋陬者月名也攝提格者歲名也攝提格但主太歲居寅一位而已若攝提星則隨斗杓所指編歷十二辰以正歲時焉苟攝提無紀則閏餘乖錯而歷數差矣屈平離騷曰攝提正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五臣注文選曰太歲在寅曰攝提庚寅日辰也言我攝提歲正月庚寅日下之體觀國按離騷云攝

提正于孟陬者蓋言攝提星順乎斗杓而不失正朔之紀也孟陬者正朔之紀始于此也言正于孟陬者不失正朔之紀也庚寅者屈平所生之歲也故曰攝提正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言斗杓順序正朔不乖而我之生也陰陽和平初無謬戾故曰皇考錫我以嘉名而字我以靈均我之美善如此而不爲人所知此作騷之意也五臣以攝提爲太歲則非也夫事有疑似如此類者不可不審

憺憺

前漢薛宣傳曰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憺也晉灼曰憺音誣蘇林曰憺同也兼也顏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廣韻曰憺音武夫切空也觀國按薛宣傳直用憺字以當誣字耳憺有空之義可以借與誣字通用後漢崔琦作外戚箴曰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憺章懷太子注曰憺大也音呼觀國按字書憺音呼大也憺從巾故有大之義若憺字從心則非大也所謂德用不憺亦當音誣爲是憺又音武字書曰憺失意也若孟子云夷子憺然爲間

曰命之矣是也若夫幙字則異于是桑扈詩曰兕觥其  
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鄭氏箋曰飲酒者柔  
順中和不幙敖也陸德明音義曰幙火吳反禮記投壺  
篇曰毋幙毋敖鄭氏箋注曰幙敖慢也凡此言幙與幙  
字音旣不同義亦相遠前漢五行志曰古之爲享食也  
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匪微  
匪敖萬福來求顏師古曰不微幸不傲慢也觀國按毛  
詩言彼交匪敖而漢書乃曰匪微匪傲蓋班固所引者  
別本詩非毛公詩故其用字有不同也

### 溢鎰

史記平準書曰漢興接秦之弊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  
百金臣瓚曰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前漢  
食貨志曰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各上幣孟  
康注曰二十兩曰溢顏師古注曰改周一斤之制以溢  
爲金之名數也又食貨志曰漢興黃金一斤顏師古注  
曰改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觀國以史記漢志之言觀之  
蓋謂周以斤名金秦以溢名金而漢復周之制以斤名  
金也二十兩爲溢十六兩爲斤秦以溢名金則一溢爲

二十兩漢以斤名金則一斤爲十六兩矣廣韻曰溢音逸器滿也鎰亦音逸引國語曰二十四兩爲鎰蓋溢者洋溢滿盛也鎰者名數也名金當用鎰字而史記漢書用溢字者假借用之耳陳臻問于孟子曰前日于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鎰而受于薛餽五十鎰而受國語孟子用鎰字乃其本也禮記喪大記篇曰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鄭氏注曰二十兩曰溢于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禮記漢人所集亦用溢字與史記漢書同也國語以二十四兩爲鎰而史

漢諸家注訓皆以二十兩爲鎰豈非周秦之制不同歟前漢張良傳曰漢元年沛公爲漢王賜良金百溢亦以溢爲名者當是時漢未改金制故也而國語孟子亦以鎰名金以此知周亦以鎰名金不特秦而已漢高祖三年與陳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史記趙世家曰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驪以五百金爲趙王酒史記貨殖傳曰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又曰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漢以一斤爲一金若五百金則五百斤金也千金則千斤金也漢灌夫傳言萬金良藥者其價值

黃金萬斤也此其例也

精舍

晉書孝武帝初奉佛法立舍于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為精舍觀國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之舍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淑少明五經隱居立精舍講授又檀敷傳曰敷舉辟不就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肱道遇寇兄弟爭死盜感悔乃就精廬求見章懷太子注曰精廬卽精舍也以此觀之則精舍本為儒士設至晉孝

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伯兮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氏訓曰諼草令人忘憂諼本為萱故古今皆謂萱草忘憂也然春秋昭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曰惟食忘憂晉書祖約傳曰奕基忘憂又顧榮傳曰酒可以忘憂則忘憂之物固多端不特萱草而已也黃鳥哀三良乃秦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而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曰鄭有三良叔詹堵叔師叔則言三良者不可不分秦鄭矣史記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而漢鼂錯以辨為太子家令號智

囊則智囊有秦漢之別也後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  
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而南史袁昂傳曰入其門者  
號登龍門晉謝安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而樂  
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每去職遺愛爲人所思後漢  
逸民戴良母喜驢鳴良時學之以樂母而晉孫楚好驢  
鳴晉羊曼爲太山守時號黯伯而唐常袞爲宰相世謂  
之黯伯凡此皆名同而實異者也援引之際當有以別  
之

肺附

前漢劉向傳上封事曰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  
不敢不通所聞顏師古注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  
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于帝室猶  
肺札附于大材木也又田蚡傳曰上初卽位富于春秋  
蚡以肺附爲相又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肺附又  
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顏師古注同前又師丹傳曰哀  
帝少在國邑見外家王氏僭盛常邑邑卽位多欲有所  
救正封拜上傳奪王氏權丹上書曰肺附何患不富貴  
不宜倉卒觀國按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曰孝惠孝景



諸侯子弟若肺附又前漢王莽傳曰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蜀志劉備傳曰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以此觀之則劉向田蚡師丹傳所言肺腑皆肺腑也史家或假借作附字耳肺腑謂國戚也猶人之有肺腑連繫相親也劉向乃楚元王交之後陽城侯德之子田蚡乃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帝之舅氏師丹所論者戚里丁氏之家王莽乃元后王家之子皆國戚也故皆言肺腑在他人非國戚者不可言也

曹娥碑

後漢列女傳曰孝女曹娥會稽上虞人父溺死縣江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投江而死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于江南爲立碑焉章懷太子注引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弱冠有異才爲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定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壻曰魏志注引語林曰楊脩爲魏主曹操主簿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詞曰黃絹幼婦外孫壻曰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曰黃

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  
 好字蠶曰受辛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志無  
 志校三十里觀國讀南史劉顯幼聰敏號神童齊武帝  
 時為尚書郎有沙門訟田帝大書曰卜下與國諱陟有  
 司未辨徧問莫知顯曰卜貝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  
 出之楊脩亦以才能敏捷為操所知後操忌脩而殺之  
 書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  
 自其口出是能容之魏齊二主于此有愧焉

衍文

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而禮記緇衣篇引書曰  
 夏曰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曰字衍文也太甲曰往省括  
 于度而緇衣引太甲曰往省括于厥度厥字衍文也太  
 甲曰自作孽不可追而緇衣引太甲曰自作孽不可以  
 追以字衍文也呂刑曰播刑之迪而緇衣引甫刑曰播  
 刑之不迪不字衍文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弗克見而緇  
 衣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己字衍文也伐柯詩  
 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而禮記坊  
 記篇引詩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

不得之字衍文也易无妄卦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坊記  
引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凶字衍文也論語曰貧而樂  
富而好禮而坊記曰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好字衍  
文也呂刑曰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而禮記表記篇引甫  
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而字衍文也泰誓曰以保  
我子孫而禮記大學篇引泰誓曰以能保我子孫能字  
衍文也易大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  
矣而禮記樂記篇曰天尊地卑君臣位矣卑高以陳貴

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  
命不同矣每異其下句者衍文也堯典二十有八載帝  
乃殂落而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放  
勳字衍文也大禹謨曰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瞍字引  
書曰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瞍字衍文也伊訓曰造攻  
自鳴條而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天誅字衍  
文也康誥曰暨不畏死罔弗憝而孟子引康誥曰閔不  
畏死凡民罔不讞凡民字衍文也泰誓曰有罪無罪予  
曷敢有越厥志而孟子引書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

曷敢有越厥志惟我在字衍文也論語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而孟子引孔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亂字恐字衍文也盤庚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而春秋莊公十四年左氏傳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惡之易也衍文也采菽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春秋襄公十一年左氏傳曰詩云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字衍文也仲虺之誥曰取亂侮亡而春秋襄公十四年左氏傳引仲虺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乃衍文也

學林卷七

詩重韻

學林卷八

詩重韻

宋王觀撰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曰知章騎馬似乘船又曰天子呼  
 來不上船歌曰眼花落井水底眠又曰長安市上酒家  
 眠歌曰汝陽三斗始朝天又曰舉觴白眼望青天歌曰  
 皎如玉樹臨風前又曰蘇晉長齋繡佛前又曰脫帽露  
 頂王公前此歌三十二句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  
 三前字近時論詩者曰此歌自是八段不嫌于重韻也

觀國按子美此詩以飲中八仙歌五字爲題則是一歌  
此歌首尾于船字韻中押未嘗移別韻則非分爲八段  
蓋子美古律詩重用韻者亦多況于歌乎如園人送瓜  
詩曰沈浮亂水玉愛惜如芝草又曰園人非故侯種此  
何草草一篇押二草字也上後園山腳詩曰尊收困用  
事元冥蔚強梁又曰登高歌有往蕩析川無梁一篇押  
二梁字也北征詩曰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又曰老  
夫情懷惡嘔泄卧數日一篇押二日字也夔府詠懷詩  
曰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又曰淡交隨聚散澤國遶

回旋一篇押二旋字也贈李八秘書詩曰事殊迎代邸  
喜異賞朱虛又曰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一篇押二  
虛字也贈李邕詩曰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又曰哀  
贈終蕭條恩波延揭厲一篇押二厲字也贈汝陽王詩  
曰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又曰鴻寶寧全秘丹梯庶  
可陵一篇押二陵字也喜薛璩岑參遷官詩曰栖遑分  
半菽浩蕩逐流萍又曰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一篇  
押二萍字也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討胡愁李  
廣奉使待張騫又曰如公盡雄雉志在必騰鸞一篇押

二騫字也子美詩如此類甚多雖然子美詩非刻意爲此者蓋有所本也按文選載古詩曰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曰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一篇押二促字曹子建美女篇曰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又曰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一篇押二難字謝靈運述祖德詩曰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又曰惠物辭所賞厲志故絕人一篇押二人字又南園詩曰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又曰賞心不可忘妙善異皆同一篇押二同字又初去郡詩曰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又曰畢娶類尚

子薄遊似邴生一篇押二生字陸士衡擬古詩曰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又曰驚飈褰友信歸雲難寄音一篇押二音字又豫章行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又曰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一篇押二陰字阮嗣宗詠懷詩曰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又曰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一篇押二歸字江淹雜體詩曰韓公淪賣藥梅福隱市門又曰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一篇押二門字王仲宣從軍詩曰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又曰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一篇押二人字古人詩自有此

體格杜子美亦倣古人之作耳韓退之贈張籍詩一篇  
二更字二陽字又岳陽樓別竇司直詩押二何字又李  
花詩押二花字又雙鳥詩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字二  
休字又和盧郎中送盤谷子詩押二行字又示爽詩押  
二愁字又又魚詩押二銷字寄孟郊詩押二興字此日  
足可惜詩押二光字白樂天渭村退居詩押二房字夢  
游春詩押二復字元微之詩押二夷字出守杭州路次  
藍溪詩押二水字游悟真寺詩押二槃字其餘詩人如  
此疊用韻者甚多不可具舉意到卽押耳奚獨于飲中  
八仙歌而致怪耶蘇子瞻送江公著詩曰忽憶釣臺歸  
洗耳又曰亦念人生行樂耳子瞻自注曰二耳義不同  
故得重用蓋子瞻自不必注

李杜

李太白宮詞曰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杜子美琴臺  
詩曰野花留寶曆蔓草見羅裙此相倣之句也按太白  
宮詞乃開元盛時所撰司馬相如琴臺在西蜀子美琴  
臺詩乃天寶末避地西蜀時所撰則子美倣太白之詞  
也太白宮詞曰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子美哀江頭



詩乃祿山陷京師後所作亦子美做太白之句也李杜同時有詩名然子美自負其氣不下人至于太白佳句則子美反竊其意蓋自古文士皆如此澄江淨如練謝元暉佳句也李太白曰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而子美亦曰謝眺每篇堪諷誦蓋李杜心服其人也張祐有詩曰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祐嘗以此自負然其實用陳後主所謂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者也詩人蹈前塵雖作者猶不免焉

青精

杜子美贈李白詩曰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注詩者曰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或椽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觀國按菁菜爲羹謂之菁羹字書曰菁蔓菁也書所謂菁茅禮所謂菁菹卽此物也子美詩蓋用道書中陶隱居登真訣有乾石青精飣飯法飣音迅謂殮也其法用南燭草水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鱉珠食之可以延年卻老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久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

謂之南燭枝葉蓋一物也若以菁蕘爲菁精則誤甚矣  
又如古詩陌上桑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  
杜子美詩用五馬最多注詩者引陌上桑五馬以釋之  
非也按陌上桑亦用五馬爲使君事者也說者謂漢官  
儀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爲五馬又謂詩子子  
千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注云周禮州里建  
旗謂州長之屬因呼太守爲五馬然詩云良馬四之良  
馬五之良馬六之蓋言素絲紕組所見之數非太守之  
五馬也

杜鵑詩

杜子美杜鵑詩曰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  
鵑雲安有杜鵑注詩者曰上四句非詩乃題下自注後  
人誤寫觀國詳此四句非子美自注皆詩也自四句而  
下繼曰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  
參天蓋鵑字繼之以邊字天字爲韻可以見矣子美絕  
句詩曰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  
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自  
是一格也

陰鏗

或曰杜甫李白同時以詩名相軋不能無毀譽甫贈白詩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此句乃所以鄙李白也觀國按子美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為時所稱者而子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陳書阮卓傳曰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有

集三卷行于世以此觀之則子美贈太白詩云往往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為五言詩似陰鏗也

餐殮

小說冷齋夜話曰杜子美彭衙行押二餐殮字韻觀國按彭衙行曰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又曰眾雛爛漫睡喚起雷盤殮然則子美押餐殮二字音義不同小說誤矣餐干安切殮音孫伐檀詩曰不素餐兮又曰不素殮兮毛氏傳云熟食曰殮孟子饗殮而治趙歧注云夕食曰殮蓋盤殮者春秋左傳所謂盤殮寘璧者故凡言

盤殮當皆用殮字不當用餐字按廣韻上平聲二十三魂字部中有殮字二十五寒字部中有餐字子美彭衙行于兩部中通押蓋唐人詩文用韻如此本朝始令禮部撮廣韻之要略者使學者用之而限以獨用通用之文故如餐殮二字不得同韻而押矣子美示從孫濟詩曰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餐園詩畦蔬遶茅屋自足媚盤殮贈孟氏詩曰承顏眠手足坐客強盤殮別李義詩曰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殮此數詩或于魂字部中押或于寒字部中押者此所謂唐人用韻之例也凡上有

盤字則殮當用殮字而子美詩集中亦或用盤餐字者當是傳寫刊字之譌子美不應誤用字也

大刀

杜子美中秋月詩曰滿目飛明鑑歸心折大刀注詩者曰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鑑飛上天謂殘月也觀國按古詩乃古樂府所載藁砧詩也藁砧者鈇也藁砧今何在者問夫何在也山上復有山者出也言夫已出也大刀頭者鑲也何當大刀頭者何日當還也破鑑者月半也破鑑飛上天者言月半當還

學林  
也子美詩云歸心折大刀者言雖有歸心而大刀折則  
未能還也注詩者初不曉其意乃訓爲殘月則誤矣古  
樂府所載如藁砧詩者數篇其取譬皆淺俚故撰詩者  
不顯姓名後人但以古詩稱之江右又謂之風人詩有  
圍碁燒敗襖看子故依然之句圍碁者看子也燒敗襖  
者故衣然也鮑明遠諸集中亦有二篇謂之吳體蓋自  
雅頌不作迄于魏晉南北朝以來浮靡愈甚始有爲此  
態者悉取閭閻鄙嫫之語比類而爲之詩道淪喪至于  
如此誠可歎也

### 井幹

謝元暉詠銅爵臺詩曰總幃飄井幹尊酒若平生五臣  
注文選曰銅爵臺一名井幹樓觀國按史記始皇幽母  
咸陽宮諫者輒殺于井幹闕下又史記曰漢武帝立井  
幹樓高五十丈漢書郊祀志曰武帝立井幹樓高五十  
丈顏師古注曰井幹樓積木而高爲樓若井幹之形也  
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然則秦爲井  
幹闕而漢武帝爲井幹樓也謝元暉詩蓋言總幃飄于  
銅爵臺上若井幹之高也魏武帝作銅爵臺魏都鄴銅

爵臺在鄴中而井幹樓在咸陽銅爵臺未嘗有井幹之名而五臣謂一名井幹樓者誤矣幹音寒井幹又謂之銀牀皆井欄也古詩曰後園鑿井銀作牀杜子美詩曰露井凍銀牀是也魏武帝遺令施繡帳于銅爵臺上朝脯設脯糝之屬向帳作妓樂望吾西陵故謝元暉詩云樽酒若平生者謂此也

餽餽

劉禹錫嘉話曰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餽嘗疑此餽字因讀毛詩鄭氏箋

說吹簫處注云今賣餽家物六經惟此中有餽字作重陽詩欲押一餽字徧尋無據不敢用之觀國竊謂詩人押韻不出于六經者多矣若必欲六經中取字爲韻則詩人何其拘拘耶餽字見于周禮春官小師鄭氏注曰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餽所吹者儀禮笙簫注中亦有之餽字載于許慎說文方言博雅矣夢得尚不之信而必欲出于六經則所慮過也

月食詩

韓退之月食詩一篇大半用玉川子句或者謂玉川子

月食詩豪怪奇挺退之所深歎服故退之所作盡摘玉川子佳句而補成之觀國竊以爲不然也按退之月食詩題曰效玉川子作而詩中有以玉川子爲言者曰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又曰玉川子立于庭而言曰地下賤臣今再拜敢告上天公然則退之幾于代玉川子作也玉川子詩雖豪放然太怪險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約之以禮故退之詩中兩言玉川子其意若曰玉川子月食詩如此足矣故退之詩題曰效玉川子作此退之之深意也不然則退之豈不能自爲

月食詩而必用玉川子句然後能成詩耶若謂退之自爲月食詩則詩中用玉川子涕泗告天公又非其類矣

冬至

杜子美至日遣興詩曰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注詩者曰引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至日日影添一線又至後詩曰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劔南思洛陽注詩者曰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添長一線然文士多用一線爲繡工之線蓋以冬至後繡工可添一線也柳耆卿樂章曰繡工日永是也荆楚

歲時記多穿鑿不可信又文士用書雲為冬至事按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杜預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書物氣色天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然則書雲物在八節之日不特冬至而已冬至雖亦預書雲之日然獨言書雲而不言冬至則泛而不切當先叙冬至之日然後用書雲始得事之實

改字

杜子美寓居同谷縣詩曰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

不掩脛或改黃獨為黃精按黃獨即神農本草所謂赭魁是也赭魁亦名黃獨江南人謂之土卯形如芋蒸食之可充饑子美太平寺泉眼詩曰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又丈人山詩曰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此子美所用黃精字也後之淺見者遂改黃獨為黃精耳又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今改蔓為夢蓋天門冬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寺院亭檻中多植之可觀後人既改蔓為夢又釋天棘以為柳皆非也子美詩集少善本良以妄庸輩改之耳如淵



明之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或改見為望杜荀鶴  
 之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牕下有殘燈而或改葉為藥  
 王平甫之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親酒盞疎而或改  
 親字為多一字之改清濁遼隔前賢詩文為人所改如  
 此類多矣

對屬

杜子美田舍詩檉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或說檉柳者  
 柳之一種其名為檉柳非雙聲字也枇杷乃雙聲字檉  
 柳不可以對枇杷觀國按子美此詩題曰田舍則當在

田舍時偶見檉柳枇杷蓋所見景物如此乃以為對耳  
 子美覓松苗子詩曰落落出羣非檉柳青青不朽豈楊  
 梅以檉柳對楊梅乃正對也然則以檉柳對枇杷非誤  
 也子美寄高詹事詩曰天上鳴鴻鴈池中足鯉魚鴻鴈  
 二物也鯉者魚之一種其名為鯉疑不可以對鴻鴈然  
 懷李白詩曰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則以鴻鴈對江  
 湖為正對矣又得舍弟消息詩曰浪傳烏鵲喜深得鵲  
 鵲詩烏與鵲二物疑不可以對鵲鵲然偶題詩曰音書  
 恨烏鵲號怒怪熊羆則以烏鵲對熊羆為正對矣又寄

李白詩曰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鵬鳥鳥之名鵬者  
疑不可以對麒麟然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貌  
虎開金甲麒麟受玉鞭則貌虎對麒麟爲正對矣而哭  
韋之晉詩曰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以鵬鳥對犀牛  
亦爲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偶之偏正耶蓋其縱橫出  
入無不合也

胡笳

秦再思紀異錄曰琴譜胡笳曲者本昭君見胡人卷蘆  
葉而吹之昭君感之爲製曲凡十八拍觀國按後漢列

女傳董記妻蔡邕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辨適衛  
仲道夫亡無子與平中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在胡中  
十二年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以金璧贖之  
而嫁于祀後感傷亂離作詩二章辭皆載在本傳今世  
所傳胡笳十八拍亦或川文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  
乃後人撰以詠文姬也小說謂昭君製曲則誤矣王荆  
公作集句胡笳十八拍首言中郎有女能傳業顏色如  
華命如葉者亦詠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嘗有曲傳于世

霓

南史沈約郊居賦有暉電電暉之句注曰霓五結切蓋  
與靄同音也范蜀公召試用彩霓字作平聲考試者引  
郊居賦以爲證于是止除館閣校勘觀國詳攷霓字雖  
有倪齧兩音然文字用倪音多而用齧音少若專用雌  
霓則當音齧若泛用霓字則倪齧兩音可通用但取平  
仄順而已杜子美石龕詩曰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  
于迷字韻中押又滕王亭子詩曰尚思歌吹入千騎把  
霓旌凡此類皆作平聲用霓字也然則范蜀公用彩霓  
字是泛用霓字讀作平聲何傷也張平子東京賦曰郎

將司階虎戟交鍛龍輅充庭雲旗拂霓何平叔景福殿  
賦曰高薨崔嵬飛字承霓緜蠻黜爵隨雲融泄凡此用  
霓字其上雖無雌字然皆于入聲韻中押之則自然讀  
音齧矣前漢天文志曰抱珥重蜺如淳注曰蜺讀曰齧  
雌爲虹雌爲蜺重或作虹故張平子西京賦曰亘雄虹  
之長梁而沈約郊居賦則用雌霓蓋義皆如漢書天文  
志注也

欵乃

元次山欵乃曲曰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

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零陵郡北湘水東  
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顛堪自逸誰人相伴作漁翁  
柳子厚漁父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  
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渌黃庭堅題曰元次  
山欸乃曲欸音媪乃音靄湘中節歌聲柳子厚漁父詞  
有欸乃一聲山水渌之句誤書欸欠少年多承誤妄用  
之可笑觀國按廣韻上聲欸于改切相然膺也然則欸  
音靄乃音媪耳今世所傳柳子厚文集漁父詩作欸乃  
又箋音于其下曰欸音襖乃音靄蓋世之誤用字誤切

音者皆自柳子厚文集始蓋編類文集者之過也

飴殍

杜牧杜秋娘詩曰厭飢不能飴沈存中曰飴乃飴耳若  
作飲食當音飴觀國按南史梁武帝紀曰有男子于大  
衆中自割身以飴飢鳥晉王薈除吳國內史時年飢粟  
貴人多餓死薈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  
以此觀之則飴雖飴也至于詩文中言甘食之則謂之  
飴所謂飴飢鳥者使飢鳥甘食之也所謂飴餓者使餓  
者甘食之也杜牧詩曰厭飢不能飴者既厭飢矣不能

復甘食之也杜牧詩用平聲怡字韻而飢音嗣存中欲以飢字當之如之何其可也存中又謂唐人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題座隅詩云俱化爲餓殍作孚音觀國按字書殍字兩音一音芳無切一音平表切其義則皆餓死也樂天于平聲押音孚不誤矣

筆談

杜子美古柏行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存中筆談曰無乃太細長乎觀國按子美潼關吏詩曰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世豈有萬丈餘城耶姑言其

高耳四十圍二千尺者姑言其高且大也詩人之言當如此而存中乃拘拘然以尺寸校之則過矣崔融瓦松賦曰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西陽雜俎曰崔公博學豈不知瓦松自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筆談曰段成式以昔耶爲瓦松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曰名昨葉何草觀國按陸龜蒙苔賦曰高有瓦松卑有澤葵散巖竇者石髮補空日者垣衣在屋曰昔耶在藥曰陟釐若然則瓦松垣衣昔耶各是一物也存中曰古文已字從一從亡此乃

貫通天地人與王字同義同中則爲王或左右則爲己  
觀國按己字篆文爲弓而古文篆又爲乇篆乃象己字  
之形而銳其筆耳非從一從亡也亦非若王字之從三  
畫也存中旣誤析其偏旁又誤訓曰同中則爲王或左  
右則爲己蓋不攷字書而爲臆說殊礙理也存中論詩  
以爲前人有賡對假對之格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  
梅以雞對楊爲假對觀國按存中意謂以雞對羊則爲  
真對而以雞對楊爲假對耳若然則詩人用字惟取同  
音而不顧義理之何如豈不見笑于士林耶存中又謂

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周室畝廣六尺九畝乃五丈  
四尺如防風氏之身乃一餅餤耳又謂韋楚老蚊詩曰  
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爲裯方不及四五尺何以伸足  
觀國竊謂此猶史記漢武帝紀謂作建章宮度爲千門  
萬戶故班固西都賦杜牧阿房宮賦皆用千門萬戶第  
言門戶之多若以名數數之則戶者扉也二戶爲一門  
千門萬戶則一門有十戶矣以此爲文誤不可也詩曰  
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第言嶽之高耳豈果極于天耶

物價

說者謂祖宗朝嘗問大臣當時酒價大臣以一斗三百引杜子美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爲據觀國竊謂古今酒價視時而貴賤方兵興多事及饑饉艱食則酒價必貴及時平則賤此乃常理固不可以一槩論也唐書食貨志曰乾元初京師酒貴蓋肅宗復兩京之後不得不貴也建中三年禁民酤酒官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貞元二年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酒錢百五十蓋德宗時天下復富庶故酒價不得不賤也然則唐之酒價貴賤豈有常耶詩人之言或夸大或鄙小本

無定論曹植名都篇曰歸來燕平樂美酒斗十千此夸大之言也設有問魏之酒價者則以十千一斗對之耶前漢昭帝紀曰始元六年賣酒升四錢蓋升四錢則斗爲錢四十耳史記平準書漢興接秦之弊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今按石萬錢者米斗爲一千也苟米斗一千則斗酒賣錢四十可乎此所謂視時而貴賤者也杜子美鹽井詩曰自公計三百轉致斛六千夫物價低昂在反手之間豈有定也古者百步爲晦而漢時二百四十步爲晦古者二十四兩爲溢十六兩爲斤秦以一

溢爲一金而漢以一斤爲一金古人以黍定樂律而用一秤二米者欲其輕重大小均也權衡度量因黍粟之而後定故同律度量衡者欲其一體也秦漢以來乃創爲制度各自遵用于是權衡度量皆不一矣惟唐時權衡與今正合按唐時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開元二十年詔所在加鑄開元通寶錢以千錢重六斤四兩爲率每錢重二銖四參今以開元通寶錢積千錢亦爲今稱六斤四兩以此觀之唐之權衡與今合也此言千

錢者足百錢也唐自皇甫鏞爲墊錢法至昭宗時定以八十爲一百五代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以七十七爲一百至今循之前漢食貨志曰身問起數千萬又曰臨苗姓偉嘗五千萬又曰師史致十千萬又曰張良叔薛子仲嘗十千萬又曰樊嘉五千萬觀國按此皆錢數也五千萬者五萬緡也十千萬者十萬緡也秦漢之際井田廢未久民無甚富者故五千萬十千萬在當時已爲甚富而史書之唐書馬周傳曰周買住宅直二百萬蓋百萬者二千緡也周在京師號佳住宅者不過



二千緡則當時錢重可知矣前漢張釋之以嘗爲騎郎如淳注曰漢法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桑宏羊爲均輸令吏人入粟補郎官至六百石靈帝開鴻都門賣官公千萬卿五百萬崔烈入錢得三公曹嵩輸西園錢位至太尉蓋千萬者一萬緡也五百萬者五千緡也夫以萬緡五千緡而授人以公卿則漢室之衰而不復振雖五尺之童知之矣

蹈襲

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傳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相恥

復屈身後代自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觀國按宋受晉禪歲在庚申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歲在丁卯攷淵明所著自庚子從都還至丙辰歲下撰田舍穫稻其詩乃晉時所撰亦止用甲子未嘗須用年號也蓋蕭統一時契勘之誤後人遂以爲誠然蘇子瞻次韻謝子高讀淵明詩曰甲子不數義熙前秦觀作王儉論亦引此事蓋古人之言有不必循者楚詞曰食秋菊之落英觀國按秋花不落枝上自枯者菊也楚辭

之言于義未安而蘇子瞻次韻僧潛見贈詩曰獨依古  
寺種秋菊要伴騷人食落英如楚詞之言要當不必循  
也王羲之蘭亭序亦文之可喜者而不入文選或者謂  
序用天朗氣清乃秋語非春致又謂絲竹管絃爲重疊  
故爲蕭統所不取觀國詳序中語皆不悖理顧當時蕭  
統掄訪未盡耳前人雄麗之文不在選者甚多豈惟蘭  
亭而已哉若據或者之謂則易傳言潤之以風雨不當  
以風爲潤矣宋玉賦曰豈能料天地之高哉不當謂地  
爲高矣後漢楊厚疏論耳目不明不當謂耳爲明矣或

者之謂不攻自破

雙聲疊韻

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  
答曰炫護爲雙聲礪磻爲疊韻觀國按古人以四聲爲  
切韻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爲定蓋謂東方喉聲爲  
木音西方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音北方唇聲爲  
水音中央牙聲爲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  
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炫護同爲唇音而二字不同韻  
故謂之雙聲礪磻同爲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

韻若彷彿熠燿騏驥慷慨咿啞霖霖皆雙聲也若侏儒  
曠隴崆峒龕從螳蝦滴瀝皆疊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略  
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又曰廳剔靈歷是雙聲剔歷  
廳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皆視此而紐之可以定矣  
沈存中論詩之用字曰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  
村草對吹唱隔江皆雙聲也觀國按村字是唇音草字  
是齒音吹字是唇音唱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  
之雙聲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逼  
履皆疊韻也觀國按侵字是唇音簪字是齒音逼字是  
唇音履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履二字又不同韻  
不可謂之疊韻也觀國按李羣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  
路又聽鞦韆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也鞦韆格磔乃  
疊韻也

詩文疑

信南山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而張九齡和聖製瑞  
雪詩曰初瑞雪兮霏微俄同雲之濛密其先後之序相  
反矣杜牧之華清宮詩曰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  
荔枝來按唐明皇每歲十月幸華清宮至明年三月始

還京師荔枝以夏秋之間熟及其驛至則妃子不在華  
清宮矣收之此詩頗爲當時所稱賞而題爲華清宮詩  
則意不合也杜子美壯遊詩曰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  
揚備員竊補袞憂憤心飛揚所謂班揚者班固揚雄也  
然揚雄之先封于揚而得姓乃從手之揚非從木之楊  
子美誤以班揚爲從木之楊後又押心飛揚蓋可見也  
又子美夏日楊長寧宅送崔郎常正字入京詩曰醉酒  
楊雄宅蓋子美因楊長寧宅餞飲而有此句亦以從木  
之揚爲揚雄亦誤矣林逋處士有詩名草泥行郭索雲

木叫鉤輈之句尤爲士人所歎美郭索蟹行也鉤輈俗  
謂之雞聲極響厲然鉤輈帖地飛其止在草茅間不能  
登雲木也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文集序所謂白璧微  
瑕者此類是耶

四方

春夏秋冬東南西北此天序也東西南北先東西而後  
南北此文言也書曰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周禮六官天  
地春夏秋冬易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說言乎兌勞乎  
坎春秋經書春夏秋冬月令以春夏秋冬爲次此皆天

序也檀弓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春秋哀公二十九年左氏傳子展曰東西南北誰敢寧處揚雄羽獵賦曰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杜甫詩曰甫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又曰愧爾東西南北人蓋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東西爲廣南北爲袤東西爲橫南北爲從凡此皆文言也故先東西而後南北惟文王有聲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乃先西而後東者鎬京在西武王于鎬京行辟靡之禮而四方化服自近以及遠故先西而後東也若夫綴文之士則錯舉無先後之序謝元暉之宣城詩

曰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陸士衡擬古詩曰牽牛西北回織女東南顧又曰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又園葵詩曰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杜子美送舍弟歸藍田詩曰東望西江水南遊北戶開又送舍弟赴齊州詩曰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又懷古詩曰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又遣悶詩曰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東凡此用四方亦皆文言無先後之序也

四聲譜

南史陸厥傳曰齊永明時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

氣類相推較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蠡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庾肩吾傳曰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爲麗靡復踰往時沈約傳曰約撰四聲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梁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觀國按四聲切韻始自齊梁雖云麗靡而江左文章拘于聲調氣格卑

弱間有作者大抵類俳南史曰沈約論四聲妙有詮辨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然則約自謂窮其妙旨而反致矛盾何耶陸法言論聲韻曰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或參宮參羽或半徵半商以此觀之則理致頗深實難遽曉隋唐以來始有律詩網格婉和殆如樂律愈于江左遠矣而其餘文格尚襲江左之風雕礫裂殊乏純古之音韓愈學古文以救文敝而不能丕變故唐末五代之際文氣彌弱也雖總古今之字不逃乎音切固有卽音

切而知其字之義者之乎切為諸而已切為耳如是切為爾何不切為盍不可切為叵此即音切而知其字之義也下至閤閤鄙語亦有以音切為呼者突鸞為團屈陸為曲鶻崙為渾鶻盧為壺忒煦為太咳洛為殼凡此類非有師學授習之也其天成自然莫知所以然者沈約所謂入神殆此類耶

陬

張平子南都賦曰天封火狐列山之陬上平行而廣蕩下蒙籠而崎嶇五臣注文選曰陬子侯反東哲補亡白

華詩曰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菁菁士子涅而不渝五臣注文選曰陬子侯反觀國按字書陬字側留切又子侯切又子于切蓋子侯子于二切皆陬隅之義也張平子賦陬字與崎嶇同韻當讀作子于切東哲詩陬字與渝字同韻亦當讀作子于切其義則陬隅也而五臣皆音作子侯反非也左太冲魏都賦曰蠻陬夷落譯導而通杜子美送韋判官詩曰西扼弱水道南鎮枹罕陬與侯字同韻凡此陬字皆子侯切者也或用作子于切或用作子侯切各順其韻耳陬音側留切者與聊鄒鄒騶通

用乃魯地名也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陬  
 邑論語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史記秦始皇記曰始  
 皇上鄒嶧山又孟子傳曰孟軻鄒人也以上皆一字也  
 其地卽漢書地理志魯國鄒縣孟子題辭所謂騶本春  
 秋邾子之國是也爾雅釋天曰正月爲陬音義曰陬側  
 留切史記歷書曰孟陬殄滅是已離騷曰攝提正于孟  
 陬五臣注文選乃音陬爲子侯切又誤也前漢周亞夫  
 傳曰吳奔壁東南陬顏師古注曰陬音子侯反又音鄒  
 又劉向傳向上封事曰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顏

師古注曰陬子侯反又音鄒此兩傳顏師古皆說兩音  
 觀國按東南陬子侯反是也孟陬音鄒是也師古說兩  
 音者不素別其義耳凡不素別其義而遽爲之音訓則  
 不免于誤也周禮砮簇氏以方書十有二辰之號鄭氏  
 注曰月謂從媼至荼音義曰媼子須反觀國按鄭氏引  
 爾雅正月爲陬以釋之而借用媼字耳音義作子須反  
 亦誤矣

銅斗

孟東野詩曰銅斗飲春酒手拍銅斗歌觀國按古未有



以銅斗爲飲器者惟史記趙世家曰襄子北登夏屋請  
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前漢王莽傳曰鑄威斗  
以銅爲之蓋厨人操銅斗者食器也威斗者厭勝之器  
也皆非飲酒之器孟東野當時適有銅器其狀方如斗  
而東野特以貯酒而飲又擊之以和歌聲故自形于詩  
句亦如杜子美以烏皮裹几而自形于詩曰烏皮几在  
還思鄉又曰拂拭烏皮几又曰憑久烏皮綻子美又有  
銅瓶詩曰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瓶未失水百丈  
有哀音觀此詩意蓋汲水銅瓶也子美適有之耳凡物

不以美惡稍爲名士所稱遂亦可貴齊司徒景凌王子  
良遺何點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晉謝安報蒲葵扇  
王導以練製衣此皆一類所謂伯樂一顧其價十倍也

辟

杜子美夜聽許十一誦詩曰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  
誦詩渾遊衍四坐皆辟易又八哀詩曰潼關初潰散萬  
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觀國按前漢項羽  
傳曰楊喜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顏師  
古注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辟頻亦反蓋頻亦反

者讀音闕也易其本處者讀音突也凡言辟易者當從此音前漢景帝紀三年正月濟王辟光舉兵反顏師古注曰辟音璧又音闕其義兩通觀國按其義雖兩通而稱名則必呼一音焉辟音璧者辟除也音闕者辟開也辟光有闕開光明之義于此不可用璧音矣前漢文帝紀二年三月立趙幽王弟辟彊為河間王顏師古注曰辟彊言辟禦彊梁者亦猶辟兵辟火耳辟者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闕彊讀曰疆闕彊言開土地也引賈誼書曰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疆

行人曰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則其義兩說並通觀國按賈誼書其說通當從誼書讀辟為闕讀彊為疆居良反又讀音疆觀國按一字兼通數音者兼數音讀之無傷也惟名與姓當專呼一音而顏師古于辟光辟疆皆說兩音而不決豈有稱名而分兩音稱之哉揚子法言曰張辟疆之覺平勃音義曰辟必益切又蒲必切亦說兩音者彼見漢書說兩音矣無所措其辭也辟又與避通用又與僻通用玉藻曰素帶終辟讀辟音裨乃假借也

五木香

古樂府詩曰氍毹氍毹五木香迷迭艾蒨與都梁觀國  
按畫圖本草引道書之青木香爲五木香故古藥方有  
五香散而其方中止用青木香則五木香乃青木香也  
風俗通曰織毛褥謂之氍毹後漢西域傳天竺國有細  
布毼毼章懷太子注曰毛席然氍毹毼毼皆蠻夷織毛  
之有文者如氍毹之屬也曰迷迭曰艾蒨曰都梁三者  
皆香名也魏有迷迭樓魏文帝有迷迭賦皆取迷迭香  
爲名異物志曰艾蒨葉似楸櫚而小子似檳榔今本草

中有艾蒨注云是松上青衣者蓋自是一物非艾蒨也  
艾蒨非中國物也古詩曰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  
與都梁蓋謂鬱金香蘇合香都梁香也然氍毹毼毼五  
木香迷迭艾蒨與都梁凡六物皆蠻所產非中國物也  
漢制尚書郎口含雞舌香奏事明光殿觀國按雞舌香  
卽母丁香也亦名雞舌香耳今以母丁香湯瀹去皮其  
肉若卷荷狀大如棗核本草云能辟口氣故奏事者用  
之西陽雜俎曰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沈香花雞舌葉霍  
膠薰陸今按此五物乃五種而謂一木五香者誤甚矣

本草木部以沈香薰陸香雞舌香藿香詹糖香同為一條亦非也藿香乃草類其餘香是木類亦各是一種非同條之物也

木蘭

文士用木蘭舟蘭棹蘭橈無所經見惟小說述異記曰江州有木蘭洲魯班嘗于洲用木蘭造船因謂之木蘭舟文士用木蘭舟自此始觀國按畫圖本草木蘭注文亦引述異記木蘭舟事當止見于述異記他書所不載也周平九歌曰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葯房五臣注文

選曰蘭辛夷葯香草也今按橈者椽也楣者門楣也蘭

橈者以木蘭為橈也辛夷楣者以辛夷木為楣也桂棟

者以桂木為棟凡此皆謂以木之有香者為屋室也五

臣乃以蘭辛夷為香草則誤矣九歌又曰桂權兮蘭椳

蓋椳者船傍板也以桂木為權以木蘭為椳者也離騷

九歌言蕙蘭石蘭椒蘭幽蘭皆蘭草也惟蘭橈蘭椳為

木蘭而辛夷亦是木離騷曰朝搴阰之木蘭兮又曰朝

飲木蘭之墜露兮此正言木蘭也揚子雲甘泉賦曰列

辛夷于林薄五臣注文選曰辛夷香草也亦誤矣杜子

美備仄行曰辛夷始花亦已落韓退之感春詩辛夷花  
高最先開又曰辛夷花房忽全開王荆公詩曰回首辛  
夷木下行古人用辛夷爲文著矣非香草也

張祐宮詞

唐張祐有詩名其宮詞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  
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當時人頗稱賞此詩然後人讀  
之多不曉其句意唐人小說云宣宗孟才人者本東南  
人入宮二十年以善歌得寵宣宗不豫才人侍帝使歌  
才人歌何滿子一聲而泣下故祐宮詞專爲此發當時

人知其事者無不以爲切當也白樂天詩注云明皇時  
有姓何名滿者因事對獄而案牘奏上猶不免死人憐  
爲作曲名何滿子故白樂天詩曰人言何滿是人名乃  
爲此也張祐在宣宗大中時有詩名唐書藝文志有張  
祐詩一卷注曰祐字承吉爲處士

半夜鐘

唐溫庭筠詩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  
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世疑夜半非鐘聲時  
觀國按南史文學傳丘仲孚吳興烏程人少好學讀書

常以中宵鐘鳴爲限然則夜半鐘固有之矣丘仲孚吳興人而庭筠詩姑蘇城外寺則夜半鐘乃吳中舊事也

茶詩

茶之佳品摘造在社前其次則火前謂寒食前也其下則雨前謂穀雨前也茶之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色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葉微細不可多得若取數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點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齊己茶詩曰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名又曰高人愛惜藏巖裏白碓封題寄火前丁謂茶詩曰開緘試火前須寄

遠山泉凡此言火前蓋未知社前之品爲佳也鄭谷嘗

茶詩曰入坐半甌輕泛綠開緘數片淺含黃鄭雲叟茶

詩曰惟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沈存中論茶謂黃金碾

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宜改綠爲玉改翠爲素此

論可也而舉一夜風吹一寸長之句以爲茶之精華發

越不必以雀舌烏觜爲貴今按茶至于一寸長則其芽

葉大矣非佳品也存中以此論曲矣盧仝茶歌曰開緘

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薛能謝劉相公寄茶詩

曰兩串春團敵夜光名題天柱印維揚茶之佳品珍踰

金玉未易多得而以三百片惠盧仝以兩串寄薛能者  
 皆下品可知也齊己茶詩曰角開香滿室爐動綠凝鑄  
 丁謂茶詩曰末細烹還好鑄新味更全此皆煎茶啜之  
 也煎茶啜之者非佳品矣唐人于茶雖有陸羽為之說  
 而持論未精至本朝蔡君謨茶錄則持論精矣以茶錄  
 而覈前賢之詩皆未有知佳味者也

學林卷八



